

潘鲁生文稿

论民间美术

 山东教育出版社

潘鲁生文稿

论民间美术

潘鲁生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济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潘鲁生文稿：论民间美术 / 潘鲁生著. —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2. 10

ISBN 978-7-5701-2356-8

I. ①潘… II. ①潘… III. ①民间美术—中国—文集
IV. ①J5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2) 第187072号

责任编辑：李俊亭

责任校对：舒 心

整体设计：王承利 王耕雨

PAN LUSHENG WENGAO

LUN MINJIAN MEISHU

潘鲁生文稿

论民间美术

潘鲁生 著

主管单位：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山东教育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2066 号 4 区 1 号 邮编：250003

电话：(0531)82092660 网址：www.sjs.com.cn

印 刷：山东星海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202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2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30.75

字 数：415 千

定 价：168.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531-88881100

总序

张道一

我与潘鲁生君的相识与交往，已近四十年。1982年，我到山东工艺美校做讲座，与鲁生相识。他陪我拜访了刘敦愿先生，以后多次在会议上与我探讨民间美术的问题，从此一直保持联系。1993年，他到南京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选了我所主持的艺术学（包括民间艺术）；当时，他的研究方向与别人不同，非常明确，主要是偏重于民间艺术。这使我意识到，他的主张是有人生愿望的。1994年我被调往东南大学，他也跟着我过去了（但其南艺的学籍未变）。我记得（在日记中）1996年的10月11日，鲁生与许平在梅庵穿着博士服照相。这说明他们已通过了博士答辩，以此为纪念。还记得当时鲁生同我谈心，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那是欣慰，也是感慨。这是他在人生事业上跨出的重要一步。当时他在山东已颇有影响，不久，山东济南便传出了一个有趣的名号来称呼他，颇有点田园味道，叫作“鲁博一号”。这是一种奇异的赞誉，仿佛是从丰腴的田地里生出一株嘉禾。博士的荣誉是一个文化的制高点。他在读研和之后的日子里，便写出了《民艺学论纲》《民间工

艺学》《手艺农村》《手艺学导论》《美在乡村》等著作。他致力于乡村的文化艺术发展，既能眼光看得远，又能研究挖得深。鲁生的性格特点，说话不多，一举一动好像都在他的计划之中。我感觉到，他已经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这是令人高兴的。

鲁生在来南艺之前，已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朝闻、邓福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编辑部工作了8年，报考博士时王朝闻先生亲笔写了推荐信。他请教过朝闻先生，对于民间艺术——更具体地称作“乡村艺术”，已有较深的认识，为此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后来，他曾经组织了学术团队，对“乡村艺术”进行大面积的“田野考察”，不仅在山东各地，还到全国不少地区采访。我曾说过，所谓“乡村艺术”，主要包括“女红”“游方艺人”和手艺作坊。若干年来，这三种形式已发生改变或基本消失，有的也不完整了。特别是以前最普遍的“女红”，即“女工”或“女功”，原是封建社会歧视妇女的“三从四德”的一部分，现在已彻底改变，几近于消失。

一

在过去的旧时代，七八岁的小女孩就得在家里做针线，学刺绣和缝纫，出嫁之前要学会纺织和做衣服。若干年前，我到

山东嘉祥考察画像石，顺便了解当地的民艺。那里的女孩大都会织布。当地有一种风俗习惯，女孩在出嫁之前要织一种幅面不宽的花格子布，并裁剪成方形的手巾，待出嫁时将其作为礼品赠送给亲友，也是展示自己的手艺。这恐怕现在已经不见了。

许多年来，随着妇女的解放，妇女们抛开针线，离开锅头，走出家庭，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女红”在现代社会逐渐解体，必然也会趋于消失。

鲁生等人对“乡村艺术”的发掘与考察是令人敬佩的。在老式的“女红”时代，每个妇女的身边都有一个“针线簸箩”，多是用柳条编成的，里面盛放着针线、锥剪、顶针和“样子本”等。所谓“样子本”，我所见到的多是利用旧杂志充当的，里面夹着各种生活用品的纸样，以及少量的绣花线等物什。过去的农村妇女大都不识字，对于“样子本”，至于上面印的什么，无人关心，只是用来存放纸样资料。细心的鲁生，早年竟然在他的家乡发掘出一种专供女红用的“样子本”，民间俗称“书本子”，谐音为“福本子”。这是一种木版刻印的专用印刷物，其内容有各种针线缝绣的图形与花样，也有供青年妇女消遣的纸牌和棋盘等。据说农村妇女不分老少，都很喜欢这种“福本子”，并将其用老蓝布做成包封，成为过去“女红”文化的重要标志。

了解过去也就是认识传统。潘鲁生的农村“田野调查”，

深挖细掘，使我们认识到不少的文化传统关系，是非常宝贵的。因此，我联想到读他的一些长长短短的文章和大部头的书，都有如此感受。

三十多年来，潘鲁生根植于乡村艺术，写了不少文章，画了不少画，也出了若干本书。归结到一点，这些都是为了相助于农村文化艺术的发展与提高。从他的口头所流露出来的一些提法，如“美在乡村”“手艺农村”等，已经不只是单纯的赞誉之情，更是相助于乡村的发展与提高。一个研究艺术学的博士，肩负着时代的使命，在民间艺术领域收获了丰硕的果实。这些成果既来自农村，又回到农村，使其更好地发展。

鲁生君所具有的很多朴素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这些经验，已经融入他的习惯之中。他从济南到南京来读研期间，知道我也曾在济南住过许多年。他每次到南京来，总要问我是否有什么事要办。我总是说没有事。有一次，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你到火车站，看到‘高庄馒头’代我买两个。”过去来此求学，经常吃的是粗粮“窝头”，吃不到高庄馒头。结果，他竟买了一大纸箱，引得不少人发笑。他说：“买两个只是尝味道，不是吃饭。”研究民间艺术也是如此，一两个案例只是样品，不是普及。他给我看民间刻花葫芦，各式各样都有，背了一大包。只有在“多”中，才能看出群众喜爱的作品，而不是仅凭一两件孤怪的东西。

二

艺术学的理论有一句形象的概括，叫作“实践出理论，理论指导实践”。这是符合于辩证法的。然而“实践出理论”并非“实践等同于理论”，当然也不会自然变成理论。艺术的实践，要经过分析、研究、综合、提炼，才能上升到理论。在实践与理论之间，需要深刻思考、辩证，有很大的距离要缩短拉近，绝对不是两者的等同。对于这类问题，鲁生也是遇到过的。有趣的是，它会直接地冒出来，有时会表现得很坚决，但也会很快消逝，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和认识起了变化。春秋时期的曾子（曾参）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从三方面进行自我反省，传而常习，而不只是举一反三。要做到这“三省”并不容易，更何况要求别人。我是在与鲁生长期的相处中感受到这一点的。他是一个自我要求很严格的人。

鲁生君“三十而立”，勤奋而图强。他的努力虽是多方面的，但一直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他主持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长达二十年，一直想搞出工艺美术的专业特色，并力图达到“双一流”的水平。与此同时，他还曾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设计艺术院的院长，作为博士生导师，培养了许多民艺领域的博士研究生。

对于艺术教育，最有意义的是，他在脑海中已经建立起无数阶梯的多层高楼。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我注意到他在不久前的政协会议上，有一个提案是“建议在乡村小学中开设民间艺术课”。这是致力于培育当地的人才之苗，若干年后，人才不断，手艺人就会成长起来。

在我国的艺术领域，潘鲁生身兼数职。他除了担任山东文艺界的文联主席等一些领导职务，还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同时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工艺美术艺委会主任等职务。

许多年来，他参加和主持了许多文化活动。例如，从事设计教育与民间文艺保护实践，担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出版委员会主任、《中国民间工艺集成》总主编，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首席专家，提出“民间文化生态保护计划”“手工艺农村扶贫计划”和“为人民而设计”的教育理念，创建“中国民艺博物馆”，荣获首届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称号，等等。

他承担了一系列国家重大设计任务，诸如主持上海世博会山东馆的总体设计，担任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艺术总监，主持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招待会装饰艺术设计，担任国家公园形象标志的设计艺术总监，主持完成中共一大纪念馆前厅壁画创作，主持中国国家版本馆大型壁画创作，等等。

三

不难想象，鲁生君这么勤奋和苦干，怎么会不劳累呢？每当他到我家来或是通电话，我都劝他要学会“休息”，劳逸结合。他总是欣慰地一笑，风趣地说：“忙归忙，累归累，心情好，不后退！”作为艺术家的潘鲁生，近些年来，他的画笔也没有空闲，经常作画，不断探讨，并且参加展览，举办个人画展，还受到不少外国同行的邀请。他已经出版了《潘鲁生彩墨艺术》《潘鲁生画集》等多部作品集。他的画强调“民间元素”，很有特色，颇受欢迎。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并受到党的初心教育。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在解放区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在欢庆建党一百周年的日子里，各方面的先进人物受到隆重的表彰，其中就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四百位。在这些先进人物中，我熟悉的文艺界有三位：一位文学家，一位建筑设计家，还有一位便是我最熟悉的潘鲁生。这既是意料之中的，又是最令人惊喜的。我敬佩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可谓又红又专，德艺双馨，为人模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现在，潘鲁生君要出版他的文集，要我作序。一个“序”

字，不知如何“叙”好。他小我三十岁，早已是忘年之交。曾有过的三年为师，让我对鲁生有更多的了解。民间谚语早就说：只有状元的学生，没有状元的老师。因为我是一个教书先生，便写了这样一篇不像序的序。我想，鲁生君不会计较吧。

2022年7月30日于南京龙江

序一

美得太

——序《论民间美术》

王朝闻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常常听见老乡们把客观事物引起的快感称为“美得太”。“美”这个词在这里未必是一定指我们所理解的美，似乎是指人们感兴趣即爱好的东西。但陕北民间剪纸给我的印象，主要是它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质朴地说也是“美得太”的。潘鲁生君这部《论民间美术》一书中，有一篇名为《论中国民俗剪纸》。看来这位学者不只对民间美术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企图从人民的精神生活的多样性剖析民间美术的审美价值。

兴趣在艺术的创作、观赏、研究以及日常生活里，既是由特定活动引起的快感，也是对审美活动的推动力。昨天我家那位将满四岁的宝贝疙瘩玩电动玩具，他那种仿佛有些恶作剧的行为，也是由特定兴趣引起或证实着的。不知为什么，他竟异想天开，把本应面朝滑梯上行的企鹅中的一只，反常地改置为

背朝滑梯，结果这只企鹅跌了跤，而且成为别的企鹅正常前进的路障。这小子得意地大笑。在他看来，这效应也“美得太”，也就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肯定吧。

从目录可以看出，《论民间美术》这本书并不满足于静止地描述特定现象。例如《民间性与现代感》，可见作者企图探索民间美术的发展规律。既然民间美术普遍存在，探讨它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定能对艺术美学填补一些空白点。品种繁多的民间美术，有的和包括迷信活动的民俗成为一体，所以可能既有消极因素也有审美价值。从书中以论证民间美术为主旋律的文章，如《纸戏的艺术》或《鬼魂观念与丧俗艺术》等专题来看，潘鲁生君是从民俗艺术所展示的艺术形态的不同方面着眼，分辨它们固有的精华与糟粕的对立。如果他从理论上揭示出精华与糟粕为什么在这些民俗美术中互为条件的原因，这样的努力岂止于填补了研究课题的空白点。至于《民间工艺造物的文化内涵试探》或《乡土回归意识与旅游审美心理》，由这样的标目更可分明看出，论者对民间美术的审美价值有广泛的关注。从情趣、趣味、兴趣以至“美得太”，这些词都是既曲折又肯定地体现着对待审美对象的情感态度。如果民间美术研究者仅仅向读者复述一些印象而缺乏深入的分析，当然谈不上研究。同时，如果态度冷静到冷酷的程度，这样的研究未必还是自觉有趣的。民间美术的审美价值，包括作品表现了特定时代、民族和地区的审美趣味，这种表现表明，特定趣味在

普遍影响着人们的情感以至理想。探讨这些问题的难度当然不小，但也可能获得自我肯定（肯定有所发现和发明）的愉快感。而且这样的努力预示着未来的艺术美学的丰富和深化。

1956年初途经济南到青岛疗养，偶在街头碰见一种价廉物美的民间玩具。似比拇指头小些的泥猴，依靠土动力顺着棉线（那时还没有尼龙线）往竹签顶上爬。当时我还不太接触有丑感的社会行为，所以这样的玩具没有引起不快的联想。我只联想起儿时看过的由农民扮演的“孙猴子爬竹竿”，由它唤起美好的回忆，更觉得这土玩具也是“美得太”的艺术品。现在我还认为：即使现代化玩具占据了市场，我仍怀恋上述简朴而巧妙的山东土玩具。1956年在青岛还买到了泥做的鸟形哨子，我吹出缓急高低的声调，引起我似乎也年轻化了的幻觉。看来山东还有许多堪称智慧结晶的民间美术不为我所知，我期待生活在齐鲁的鲁生君未来的著作，对其地方性特征做出新的论述，在弘扬中华文化的任务中做出新的贡献。

这本著作的出版，至少可能增强读者理解民间美术的优越性的兴趣，有利于消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

1990年7月6日于北京

序二

邓福星

这是一本对民间美术进行专题研究的学术著作。由于作者近些年的工作和学术活动涉及了诸多方面，而且文章写于业余时间，所以，本书是采用散论方式写成的。论文按内容大致辑为四组。

第一组是侧重于对民间绘画和一般民间美术理论的探讨。作者论述了民间年画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着重论述了现代民间绘画的源流、形成、内涵以及表现方法等基本特征。作者从宏观角度，就社会心理和艺术思潮的意义，分析了当今民间美术热的缘起，认为这与在整体文化上的回归意识相关。这一观点，也渗透在本书的其他诸篇中。

第二组论文主要是对山东地区诸如纸扎、印染、泥模、纸牌等民间美术的评介，特别对作者家乡地区的纸扎艺术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由此便涉及丧俗艺术中鬼魂观念、崇仰观念同人生情感、艺术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第三组文章中，作者集中对某些民间美术图案的构成及其内涵进行了论述。形式和内容总是难以截然分开的。虽是论

述图案，又不可避免地涉及与之相关的汉字演化、佛教文化以及各种民俗内容。

第四组论文，以探索民间工艺造物思想为主，其中几篇带有史论的性质。作者对先秦时期及宋代、明代有关思想家、经典著述中的工艺造物思想进行了辨析，并把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与现代工艺设计观念进行了比较，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中国传统的民间造物观念、手法、内涵及功能等基本范畴。

书内各篇文章虽然在长短、行文等形式上略有差异，但从整体上看，不仅是统一的，而且各篇之间保持着内在的联系。作者这些年来一直泡在这一行里，对其中的一些门类或问题做过较细较深的思考。加之作者做过多次考察，筹办民艺展览，个人藏品甚丰，对材料熟悉，所以，这些文章既不是单纯资料的胪列，也不是空发议论，大都有血有肉，有述有作。

当然，这本书毕竟还是作者的第一本专题性著作，其中的稚嫩之处亦不难发现。对有些观点还可再深入发掘，表述上也须再求精确。个别地方，有刚刚谈及，本当继续钻研，却又收住之感。我以为，对于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倘若把论题定得小一些，集中论述，可能会更加深入和系统。但是，青年学者又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为长者所不及。在鲁生的这本书里，读者不难发现，年轻的作者在研究具体的材料、现象之后所得出的新颖创见，这些有益而有趣的创见或问题体现了青年人头脑的敏锐和机智。在民间美术成为热点而有关学术著作却还稀

若晨星的今天，这本书出版的意义，也就不仅仅限于对作者个人了。

鲁生除去写文章，也作画，他的一些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和全国性专题展览，并被国家收藏，设计作品曾多次获奖。此外，他还担负中国民间美术学会中的一些组织工作。包括他的收藏癖好在内，这些与他目前主要从事的民间美术研究工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作者不长的学术经历表明，这种综合性的方式似乎优于单打一的方式。我希望他能保持发扬，勿使其一荒疏。鲁生在《中国美术史》编辑部和我一起工作的日子里，他经常提起教诲过他的前辈、师长和帮助过他的同行、朋友们，流露出对他们的钦敬和感激之情。鲁生所以让朝闻先生和我为他这本书写序，理由是他认为这本书稿的完成，与他在《中国美术史》编辑部工作、受益于周围师友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以此作为这一时期的学业小结。他的拳拳之心使我联想到他在书中写过的中国民间造物观念中的感情色彩，这是区别于西方造物偏重理性的人情味。于是，我觉得还应该代作者感谢他的妻子鲁夏和女儿笑笑，她们像许多学者的家人一样，也间接地为著作付出了辛劳和代价。

1990年6月16日

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